

王中文 著

忠义梦

水浒别传

水 浒 别 传

忠 义 梦

(下)

王 中 文 著

*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浑江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$11\frac{7}{8}$ 印张 2 插页 257,000字

1986年 3 月第 1 版 1986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8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437·21 定价：2.05元

第二十回 白条张水淹黄金龙 黑风李斧劈盖天锡

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带大兵入涿州后，直庆贺了三日方罢。一方写成详表，报于朝廷，要使皇帝知道征辽以来概况。宋江又下令，把涿州一万五千降军，尽放归国；只须缴械，发给川资。对于禹云，有人主张杀掉，宋江道：“他帮我军协擒了慕容黑，应在赦例。若再生乱，可以杀之不误。”于是给了禹云白银三十两，听其自去。

众兄弟向宋江道：“哥哥胸宽如海，非我等可及。”

宋江流泪道：“我等当初为朝廷和贪官恶霸所逼，在梁山泊落草，原是为避杀身之祸的。如今我们有大兵在手，所过之处，不可流血成灾、杀人为乐！禹氏弟兄三人已被斩其二，再杀禹云，便是剪草除根，与忠义之师不副！”

兄弟们听了，都恭听从命。

涿州乃大辽南京道上等州府，库藏殷实。梁山这次进入，又收其富户银蓄十万两，并征用瀛、莫二州及其县治富户银蓄二十多万两，梁山军的冬衣和给养费用也就不愁了。又自征辽以来，柴进、李应二将两次率军从太行山义军那里运来粮草等急需，否则，宋江大军也会陷于饥饿。童贯在澶渊亦知此事，非常怀恨太行义军！

宣和元年八月，宋江给朝廷的详奏表文，得到童贯的回答是：“天子钦议不再和辽人作战，命尔等驻扎听命。为犒赏

征辽将士，刑部尚书、端明殿大学士、征辽大军行军总参赞盖天锡为天使，左神武大将军、征辽水军都总管黄金龙率一千禁军为护佑，奉命赴途，汝等应备仪迎接！”宋江聚众于帐上道：“盖、黄二官儿，尽是蔡京、童贯嫡派门下，一到涿州，或作威作福，望弟兄们以忍为高，顾全征辽大事。”

吴用笑道：“最是李逵兄弟见不得天使，你可骑了马带几个亲兵到莫州陪伴杨志寻乐耍子！”

李逵听了，仰脸儿笑道：“好哥哥，好军师，我如今作了官军，也学些将军样子了。你们不听我近日说话已改了腔调，把卢俊义叫成‘无真意’了吗？这就是被官气儿薰熟了！那个什么盖来死、黄金虫……”

金大坚笑道：“是盖天使、黄金龙！”

李逵哈哈地笑道：“喔！盖天使、黄金龙呀！定是威威赫赫，官气十足。我实要瞧他们一瞧，顺我眼前一过，那官风向我洒地一吹，我猛力地往鼻孔中吸，待他们回澶渊后，我就身高六十丈，腰粗二百搂，好象个大肉城，那时我们梁山军中才真出大官儿了！赶等打到幽州，我挤不进天祚皇帝的行宫，你们就把我这个大肉蘑菇切成二十多万块犒军，死后追封为大天大地、大江大海、大山大岭、大屋大树、大酒大肉、大砍大杀、大吃大嚼、大哄大嗡、大话吓人、大牛可吹、大逆不道、大害不浅的大李官人、大李将军！请看，没等皇帝开金口，铁牛自己受官封了！”满堂人听了无不哂笑。李逵又道：“军师，我可不能到莫州去陪伴杨志。杨子是青脸，李子是黑脸，我们二人骑着马，脸对着脸，顺大街一走，百姓们一看，还误为我二人天天打仗生气呢！我在涿州

同你们一起接天使，开眼热闹。我只看他们一眼，扭身走开，不和他们谈话。他们又不懂斧法，我也不去给他们站班，怕吓坏他们带来的娇妻美妾！那些美人儿看了她李爷这个稀罕宝儿，也只是个笑！”

宋江笑向吴用道：“这人疯了，就留他在涿州吧！”

大家也说：“他已学了些礼法，也可乔扮一次了！”

八月末，盖天锡、黄金龙二人到达白沟河地方。他们二人一前一后，各带一千禁军，从白洋淀东方绕过，所以要过白沟河。花荣听说天使之军已达白沟河东岸，由于秋水暴涨，便命浪里白条张顺带两千水军，驾新造战船，给黄金龙先头引渡。

白沟河中战船密摆，如一串串鱼队停泊。从凌晨到巳时，官军乘船西渡，渡到彼岸的船随即再返渡。梁山水军用的船也不多，迟迟挨挨，渡得也很慢，两个时辰过去了，才渡了一半人。由于上游夜雨狂泼，河水更为猛涨！午时将近，神武大将军黄金龙才登上张顺的大战船。他站在桅杆下，满面怒色地下令道：“把张顺给我传来！”

张顺正在一个小战船上饮酒、行令、呼号，听到传命，便跳到黄金龙的船上来。他到了黄金龙的面前，立而不参地问：“唤我何用？”

黄金龙见张顺象个直脖子鹰似的在他面前一站，又见他淡淡如水，出语无礼，便把那股生烟气拥上来，咽下去，咽下去，又拥上来。他问：“宋江的水军共造了多少只战船？”

张顺道：“艨艟五十只，舰板一百只，微艚二百只，艤艇

三百只，总计六百五十只，正在施工。”

黄金龙扁着个蛤蟆嘴，摸摸他那两撇鱼翅胡子，又问张顺：“六百多只战船，能和辽人作战吗？”

张顺冷笑道：“我也正为此埋怨宋公明呢！梁山泊有水军五万多，造五千只战船也用得开。可惜他吹不响朝廷这把喇叭，童大宣抚使光宣不抚，不拨木材，我们用纸糊些，到水上便塌了！这六百五十只战船木材还是我们从太行山运来。如今船坞停工，材料也光了。将军你若能拨四百万株二尺直径的大树，可以开工广造。”

黄金龙听了道：“你好夸大口，华而不实。没有船怎么不误水战呢？你们在梁山泊时，官府不拨木材，为何打造了那么多战船？和官军作战，尔等心狠手黑；和辽人作战，你们是温情脉脉！”

张顺仰天大笑道：“大将军你是口角春风，坐观成败，清谈高论，实属愚庸之流！若在梁山泊，我的大战船，何容你来作威作福？你若叫我还回梁山泊，打造一万只战船也不向你请教！如今你们不给粮草，不给木材，坐误战机的是你们这些穿品级公服的人。你又拿官腔、用口耳来欺我张顺，实在罪孽深重！”

黄金龙变了脸道：“你乃宋江手下一个低贱的小卒，焉敢辱吾？”

张顺笑道：“你‘起大早怕露水，贪大晚怕鬼迷’，岂能以大将军名之？”

黄金龙被张顺气得口眼乱动，手指着张顺骂道：“贼强盗，你是梁山泊恶性不改，我碎割了你！”

张顺又笑道：“若没有梁山泊的恶性，吓死你也不敢到这白沟河岸边来。你只有气炸了你那具活尸，你的恨才能飞向四面八方去！我张顺乃大丈夫也，何能听你这小儿女的唧噥之音？我要回船和弟兄们饮酒解闷去了！”

黄金龙暴喝道：“禁军们，把这个强盗给我砍下水去！”

禁军们得令，一齐抽刀向前，来砍张顺。张顺倚着桅杆，一翻身把双腿夹在桅杆上，他一纵四五尺高，直登到桅杆顶端，比狸猫还快！又低头向黄金龙诵道：

我住浔阳江，人称白条张。

高可摘日月，低可擒龙王。

投身梁山泊，雄风四海扬。

贪官和污吏，遇我一命亡。

因从及时雨，招安到汴梁。

官阙何巍巍？见了道君皇。

论官我没有，职却不寻常。

水军五万人，总领在头行。

除非宋公明，天神也难当。

斗大英雄胆，为国开八荒。

矫矫黄将军，送来上供羊。

官腔如豺虎，到此卖猖狂。

恼了老爷性，敢劈王母娘。

谁再出浪语，请他迷魂汤！

诵毕，从三丈高的桅杆上往下一扑，在空中又翻了几个雪花转跟头，哧地扎入水底。黄金龙吓得亡魂丧胆，禁军将士们咬指摇头，回头看看，张顺已站在小船上喝叫：“取酒

来!”

黄金龙忙命禁军向张顺射箭，有一个禁军首先弯弓一箭射去。张顺坐在船头，一只手端着大碗饮酒，另一只手早攥住那支箭，用箭头旋转着酒道：“龟孙，射法太疏了，要是老爷射你，直翻出你的肠子去!”

张顺船上的水军见禁军射箭，霍然大怒，骂着他们的爹娘，都张弓搭箭叫道：“贼驴鸟们，今日都叫你们成了罗底布，到龙王奶奶那儿吃奶去!”

但听弓弦乱鸣，黄金龙的禁军被射倒了一大片，有几个就从船头上张下水去。黄金龙跑到桅杆后，让桅杆挡住自己的身子，狂叫着：“射住，射住!”

忽听一个禁军“妈呀”了一声叫道：“都总管不好了，船舱中翻上水来!”

黄金龙跑到船尾一看，三尺多高的水花儿往舱中冒，眨眨眼，便淹到他脚下，禁军们又乱叫起来。原来，那只朦朧条子船有七八处往上冒水，一涌就快没人膝盖。禁军们也顾不得射箭了，想逃命，又不会水。但听汨嘟一声，连人带船都沉下水底了!

黄金龙虽做水军都总管，却只会“勾刨儿”，便称好水性。船沉之前，他已跳下水去，紧扒浪，快蹬波，也就是勾出四五丈远，双臂一瘦，“突噜”地喝了一口水，便翻个滚儿被冲下去。禁军中有十几个会水的，从水底逃出后往梁山水军船上爬，梁山水军都把他们捌翻在水里。张顺这时立在船头上拍手笑道：“早会过，不禁杀!”

梁山水军又指着在水中冲走的黄金龙道：“那不是一只大

金蛤蟆吗？真乃好水性，顺水漂浮，千里得过！”

张顺手把着酒盏哈哈笑道：“那是我们宋国的水军都总管，会玩‘金蝉蛤蟆酒’，你们要快点学着些呢！”他抛了酒盏，纵身飞入水内，眨眼之工，追上黄金龙，揪住他的头发，又往背上捶了几十拳，拖到西岸，腾地摔在泥滩里，口中骂道：“死活由你这贼驴吧！”言毕，从水上游回战船，下令水军打捞那只沉下的艨艟。死去的禁军共三十多人，都顺流而去。张顺又向船上水军道：“黄金龙正在泥淖中打滚儿，你们不可不去看他。他若是自己不小心，失足落水，你们可要当心证明的。”

梁山水军听了此言，去了十几个人把黄金龙拖向旱地交给禁军。又一个时辰，他吐出肚子里的清水，渐渐地醒了。将士们扶他上了马，披着泥猴般的衣服，一晃一晃地往涿州方向去了。他在路上向禁军们道：“等盖尚书来了，我非把张顺油炸了不可。谁说宋江那厮受了招安？鬼画符！”

他叫嚷得声震四野，禁军将士们谁也不回答他，只管走自己的路。

浪里白条张顺水淹黄金龙的事，花荣知道后便飞报给宋江。但是花荣并没埋怨张顺，只向兄弟们说：“好就好，不好逼着宋公明兄长到太行山投高齐落草也对！这群奸臣的气，我也受不起了！”

次日引渡盖天锡，花荣只叫张顺休息，他亲自到战船上监督。盖天锡渡过白沟河的次日清晨，领着黄金龙，带二千禁军，气昂昂地进了涿州城。为了迎接天使，宋江命人在涿

州府衙挂了几道红彩，又命令一部军乐队吹打了几通。宋江、卢俊义等人都穿戎装，把盖天锡、黄金龙接到涿州衙公堂上。盖天锡在进衙时只坐在马上，瞪着眼，绷着脸，对宋江等人理也不理，说也不说。就位以后，他喝口茶水，回身向宋江大喝一声道：“宋江，本部奉圣上之命，到此犒赏三军。中书省拨牛五百头，羊一千只，酒十万斤，已到白沟河东岸，你快派人收纳。童郡王已有成命限你一月收回幽州，你为何还在此畏首畏尾？似此何日能战胜辽人，圣天子皇恩浩荡，因尔等初得小胜，便如此优宠盛奖，你们当以何意报之？黄金龙乃钦差大臣，那浪里白条张顺竟凿沉了他的船，把他淹个半死，扔到污泥里侮辱；又把禁军将士杀死、淹死五十多人，是不是要举旗再反哪？先前是焚掠山东，如今又要祸乱河北，罪恶比天还大。圣旨说，辽国派使臣正在东京求和，幽州也不要你们打了，你要同我回东京面圣！纵容军将、侮辱大臣、淹杀禁军，我乃刑部尚书，在这里就判你为刎罪！”

宋江道：“朝廷颁来犒赏，俱是不急之物。如今我二十多万众，只求温饱尔后作战，童枢密应奏上朝廷。先前的一月收幽州之令，宋江并没面受。《孙子》云：‘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’。童枢相坐镇澶渊，并未离国，不知敌之强弱、虚实、度量，怎能知我一月能取下幽州？他又命我半月取下涿州，而我却一日取下，又安知我能三日取下幽州、百日取不下幽州呢？战事变化多端，不能克期定胜！果然能行此法，请童枢相取蔚州，我取幽州，限以时日，验看应否？至于黄大将军，渡水之时，傲慢士卒，不能自爱，逼

反张顺，咎由自取。作为水军总管，只会‘勾刨儿’，若非张顺营救，已与水族同游，黄大将军应以张顺为恩人，若视为仇敌，天下人难以忍俊！至于回京面圣之事，因我二十多万众不允，宋江只会沉溺弟兄，不能从命了！这里是涿州军衙，不是东京刑部，你又施不得官威。皇帝既和辽国使臣谈盟约，我大军可按而不动，听到圣旨明示后，为我大小兄弟的前程，好自为之，好自定之！”

盖天锡听了宋江这些话，耳朵也聋了，眼睛也红了，舌头也凝了。半晌，他指了指宋江，用老虎问羊的威风，吼了一声道：“宋江，我看你自己的反性至今就没改！”

宋江问他：“尚书说我怎地没改？”

盖天锡道：“你强词夺理，辱骂钦差大臣。况且你是一个无职无权的百姓，为何对我说话立而不跪？”

宋江笑道：“尚书一进涿州，气色难堪，我也不必为礼。说起辱骂，我在百八人中最末等，若叫个会骂的人来，会使你吃一大惊的！”

盖天锡拿起砚台向宋江打过去道：“我今天就对你用刑，看你怎样？”

宋江背后的郭盛伸手接住砚台扔于堂下，摔得粉碎。吕方横起画戟，怒目以视盖天锡。宋江一回手迎住吕方的画戟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盖尚书，你不要忘记，我虽是宋国的一个百姓，但是我手下还有二十多万带刀的百姓，要动武，我可比你内行得多啊！”

盖天锡使出下流语辱骂宋江，堂上堂下以吴用为首的四十多个头领都鬨然散去，聒天般大骂了起来。盖天锡把大紫

蟒袍的袖子一扬，向黄金龙道：“大将军，我们到馆舍去歇息。宋江，你若不同我去东京面君，我就是死到你手也不出这涿州城！”黄金龙也冷着脸子说：“宋江，去东京！”

李逵一边迈着大步腾腾地往堂外走着，一边口中大声唱着：“头一个黑狗俩眼红，二一个黑狗摇头疯。俩狗对人汪汪咬，好象一对鸡巴灯！”

堂下的梁山士兵都大声哗笑起来。盖、黄二官儿带他二十多个禁军将领也奔出大堂，宋江、卢俊义也没送他们。晚上，宋清到馆舍请盖、黄二人赴筵，他们不赴，并骂道：“我们不吃贼食，自有圣天子给我等带的饮食！”

宋清赌气走了，也不强请他们。宋江等人见盖、黄二人不赴筵，也只得罢休，只议论如何对付他们。

当夜李逵归帐饮了些酒，闷闷不乐，心思：“朝廷不明，奸党逞凶，梁山事业如何结局？”尔后走到帐外，只见繁星满天，银河迢递。又听石阶下秋蛩悲哭，引人哀恹！他转了四五十遭，便去寻皇甫端，问计道：“奸党视宋公明如奴仆，我等有何出头之日？究竟如何做才于梁山弟兄有利，望兄长教我！”

皇甫端沉吟半晌道：“公明哥哥招安无它，本为忠义二字，欲扬梁山美名于后世。如唐之李勣本同我等出身一样，后来保李世民，甲兵以救人，做得了伟业。岂不知那是在开国之时，英雄奋袂而起，又遇雄主，运也！赵佶昏庸奢侈，愚而自信，日近小人，我等虽受招安，实则仍是水火之不容。为今之计，斩却盖天锡，使东京陷于震怖，看他后果如何？”

李逵绰双斧而起，道：“李逵久不杀贪官污吏，身边斧已失

光彩，兄长如此教我，实称快哉！”言讫，飞回本部，聚起他那五百力士玄甲兵，讲明用意，如一道骇电般划往盖天锡、黄金龙下榻之处！在路上正遇雷横巡逻，雷横问他：“李兄点兵去做何事？”

李逵道：“去杀天使盖天锡！”

雷横问：“公明兄长有令吗？”

李逵道：“若待他下令，我一百八人俱作坟中僵尸了！”

雷横道：“今夜只我巡逻馆舍，不去报给公明兄长。你要杀，务必杀他个死，若杀不死，枉惹人耻笑。杀了天使以后，也许能重上梁山泊了。”雷横说完，领兵躲向旁处。

李逵带他五百力士玄甲兵，一拥冲进了馆舍，传令只许杀人，不准喊叫。兵士遵他的令，入馆之后，但施刀斧，没人呐喊。李逵搦着双斧，先杀到盖天锡、黄金龙所住馆舍东厢月台下。可是这时候，那些突然受到袭击的禁军却惊叫起来。

盖天锡、黄金龙为把宋江弄回东京事密议良久，尚未安寝。黄金龙说：“宋江若是不跟我们走，就先收了他那颗先锋使印。古往今来，做先锋的都无实权，将帅可以调换他，天子知之，也不为怪。”

盖天锡摇摇头道：“不可不可！我们若代天子收他的印，却给他找了口实，到天子前，无理可说！”

黄金龙道：“童枢相给我二人带的禁军太少了，若带个七八万来接替这涿州，也可拿下宋江！”

盖天锡道：“说也无用的事，休提了。我们只带二千人，宋江还叫到城西北方扎营，说什么军队太乱，怕发生误会！”

馆舍中只有二百人保护，我倒没说什么。我料到他宋江天胆也不敢杀天使！”

黄金龙道：“那么，如何使他去东京呢？”

盖天锡道：“我自 有 计 了。明日清晨，我二人到禁军营中，传命宋江去相见。再令禁军大将王文德埋伏下刀斧手，宋江一到帐上，便将他拿住，他就是带几个人，也不顶大用了。捉住以后，刀摠脖子，叫他自己给梁山人传令：他愿去东京！随即开起禁军出城，把他带走。他若不走，一刀斩之，宣布关胜当都先锋使，以下的人都许愿奏明朝廷封官，他们自不会作乱！”

黄金龙听了，啪地一拍手道：“尚书好计，吾不及多矣！”

盖天锡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官方对贼方就常用升官计。朱温反黄巢，还不是唐廷天子给朱温一个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做吗？宋江等一百八人若不为做官，何能招安？这个‘官’字，如梁肉引猫，就是不给他们做！”

黄金龙道：“他们若真做了官，焉有我等命在？”

盖天锡道：“但如中贵宿元景之流，却愿意让宋江等人为官。我不明白，好端端的一个宿太尉，他和宋江拉什么交情呢？”

黄金龙咬牙道：“宋江已买动天子信任的中贵，后患无穷，明日拿住他，即可一刀斩之，不必让他去东京了！”

两个人正说得热闹，有一个禁军火急来报：“梁山大军冲入馆舍，逢人就杀，二位相公快快躲避！”那个禁军说完便咕咚、咕咚地跑了。

盖天锡、黄金龙听此惊报，魂飞天外。黄金龙便开门去

看，恰逢李逵已杀到月台下，拍着双斧大叫：“盖天锡贼男女纳命来！”

黄金龙急忙返回室内叫：“尚书，他来了！”

盖天锡也明明听见了李逵的叫喊，吓得他成了“雪捏的美人，浑身冰冷！”方知所措，忙奔北窗，摘下窗扇，意欲跳出。黄金龙正如没头苍蝇一样满室乱撞，忽见盖天锡往北窗上纵了一纵又掉下来，忙抢前一步，把盖天锡挤下去，他自己从窗口逃走了。盖天锡大骂一声：“奶奶的，黄金龙，我非到天子那儿……”

李逵已蹿到他身后，蜡烛光下，双斧如逸电飞云般金光一闪，盖天锡的人头叭地开了花儿，尸首仰翻在地。李逵既杀盖天锡，翻身冲出，挥他那五百力士玄甲兵，把馆舍中二百禁军杀死多半，只有跳墙者脱了性命。随即，他又找黄金龙，但是没有影像，只可带兵回本部驻扎。李逵自己又直奔涿州公衙外，把那盘聚将大鼓咚咚地猛擂起来。伺鼓军人忙来替他，他摇摇头表示不用。宋江的亲兵问明李逵擂鼓原因，急忙回报。宋江听了，大吃一惊道：“好兄弟，到底做出来了！”随着便同吕方、郭盛、孔明、孔亮带数百亲兵奔公堂上来。

李逵见人多起来，一边擂鼓一边喊：“快来，快来！那盖天锡被我杀了。我们快回梁山泊，再举杏黄旗，还修忠义堂，齐冲开封府吧！”

宋江一步闯到李逵近前道：“兄弟，你惹得这番风波，也不小于我们当年闹江州了！”

李逵扔了鼓槌，跪于地下，抱住宋江的双腿哭道：“哥

哥，哥哥！我们快回梁山泊吧！那盖天锡若不死了，我的肚皮就是铁的，也气破了。哥哥，我们先别征辽了，回去征宋吧！”

宋江用双手拉起李逵，眼中纷纷地撒下热泪来道：“走，兄弟，到堂上去！”

各部兄弟闻到中军鼓响，都来聚会听命。又都传知李逵杀了盖天锡的事，人人欢欣鼓舞。宋江见众弟兄都来，便按军人所报，把李逵如何杀死盖天锡的事都说了，尔后令众兄弟各归部伍，听候消息。宋江又命人把盖天锡尸首盛到棺材里，抬到一个庙廊下停放；又严令：“不许说知此事，以防禁军大将王文德知道！”又令李逵先回营休息。这时公堂上还有吴用等二十多个头领共议此事，吴用道：“盖天锡小子欲加害公明兄长，逼我等于悬崖欲坠之际，李逵杀他为对，讲不得他是什么天使！以暴易暴，方能自保，李逵实乃高出我等之功臣也。今可派大将到王文德禁军营中，谕他受编，若不服伏，以重兵歼之！尔后把实情飞报给童贯，朝廷若再刁难，即可杀到太行山和高齐大王合流，永不受招安了。他们若顾全大局，不生枝节，另作议论！”

众兄弟皆说：“军师所言，尽合我等心愿！”

宋江听了也点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只可如此了。”

议好之后，便命徐宁、扈三娘、魏定国三将统一万军马，悄悄地围住王文德两千人的禁军营。平明，关胜、林冲、史进、朱仝四将只带二十个飞骑到禁军营宣谕。关胜在马上横刀，向王文德道：“盖天锡进城欲害宋都先锋使，昨夜三更激变我大将李逵，杀死盖天锡。今宋公明命令尔等解甲

弃戈，听候编制。大将王文德可以晓谕你全军，若有违者，立刻斩首！”

王文德早是梁山败将，何敢抖擞精神？便爽朗地回答：“此营乃吾旧部，解甲甚易，何劳将军费神？”于是一声令下，一千八百多人尽顺从受编。王文德自带三十多员正偏将佐到涿州衙中拜见宋江，宋江极力抚慰，令他们到馆舍中去住。禁军编入梁山营后，一齐和道：“能给英雄拉马抬刀，不给奸党做祖宗，我们以后也可能真地征辽了。”

宋江又派人到处寻黄金龙，没寻着。天近巳时，一个梁山军到馆舍后厕中去大便，忽听盖屎坑的青石板下“齁、齁”地响，便觉作怪；细一看，呀！原来有一个人露着大半截身子坐在屎尿里。那个梁山军大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快爬出来，不然我用枪戳死你！”

那人用哭声道：“别戳，别戳，我是征辽水军都总管黄金龙！”

那个梁山军哈哈大笑道：“什么黄金龙，分明是一条黄金虫了，快给我爬出来！”

黄金龙听了，连忙拱开青石板，爬出坑来，浑身都是黄金烂污，使人难以近他。那个梁山军人报给总领馆舍事曹正，曹正慌忙从室中穿出，喝叫黄金龙扒下衣服，到后园水池子中洗净身子，换上了一身带梁山字样的小卒战服，然后把他押到公堂上去见宋江。宋江等人看了黄金龙那样子，也都发笑。当日晚间，大家商议如何处置黄金龙时，公孙胜道：

“再杀此人无益，不如放之，使其到澶渊报给童贯，以听朝廷动向！”